

部 之 學 科 會 社

源 起 的 化 文

著 譚 子 陶



一之書叢小角一

源起的化文

著 謙 子 陶



刊 社 光 國 州 神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一角小叢書之一
文化起源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陶子謙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曾獻聲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廣州財廳前
濟南緯二路 南京花牌樓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重慶新新書局 福州廣益書紙儀器館 武昌新生命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開封豫郁文書莊 汕頭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西安西安派報社 漢口現代書局

文化的起源

身體和心靈的化石

化石的發現，對於人類在過去百萬年中的歷史上，給與一些概念，這些證迹，自然尚未達完全的地步，但已夠證明人類的發展而遠勝於進化假定所給我們的片斷零星的指示，並且化石又可以使我們考察追尋人類思想發展的內容，如頭顱的容積，表示腦的大小；頭顱骨內部積的寬闊，等於腦筋外表面積的寬大。由此古代人類腦筋表面的細紋和中點的

發展，在研究上給我們一點幫助，即大指骨亦能作直接的指示。一個直的大腿骨，表示身體的直立，而非用手臂以運行，由這一點，則當時人類方能用手作各種活動：如握執撫摩等工作。但是倘若沒有智慧去指導活動，雖手能行動，也不能作事。以此我們前人的骨骸，大可以幫助吾人研究人類思想發展的歷程，這主張雖略而不備，但依然有此價值。

第二方面的證據，比較的充足。人類或人前人的手所製造的物件，可以用牠們推測此物製成的目的，用的方法，需多少智慧方能造成，並且此種人造物品：如工具武器及他種建築，都可以反映製造者的文化和進步的程度。

從全部來講，由手製物所得的證據去推測製造者的文化發展的程

度，其效用實較骨骼爲大。很大的腦，不一定能指示高的智力，即一個細曲很多的腦筋，也許爲一個愚庸的人所具有。換言之，身體和心靈的關係現在還未十分明白的研究出來。在另一方面，一個形式進步的器具，則很可以指示牠的一切，而能進以解釋或決定他的智力的應用的發展，同樣的，如果過去或現在的民族中，除簡單的器具外，沒有其他的發現，則我們可以確定他們文化和思想所受的訓練，尚在退步情形之下。

我們不能常常拿特殊的手工製器，來推論用此種器具和有此器的人，因爲一個懦弱的人，能夠有一把鋒利的刀，而有用此的能力，但此刀或係此懦弱的人，由他的部族或同時代知道溶鐵用刀的民族所得。總之，一把大摺刀也可以作爲人類智力已進步到某種文化地位的證據，此

種藝術，已爲一般人所習用，而得到高的地位。所以一個簡單的器具的發現，如完全可靠，則可以決定此史前人類，或此已消滅的民族的文化的高或低下的程度。

過去人類手製的器具，自然和古代人類的實際化石不同，而對於二者之中亦必加以區分。一者係爲人類製造，而可以反映他智慧的發展；一者則由人體所遺留。比喻的說，過去的器具，可以說係文明的化石。這種器具，是些碎片，但牠們可使我們構造一個史前人類生活的形式，如同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以真的化石而構造幾百萬年前地面或海洋生物形態一樣。

地質學者知道這一種化石比那一種化石的時間久或遲，因爲這可以

從牠在地殼或地質中所佔的位置辨白。研究人類原始時文化的學者，知道洞穴底處的沉澱物，比上面的時代久，他有地質學者告訴他冰河沉澱或河的岸層（River terrace）的年代，如是他不同的地方或地層中，發現兩個形狀的器具，可知道這一個要比另一個早幾千年，或牠的地質時期要比前者爲早。就全部來講，較早的器具，其形式也必較簡單，考古學者已經將文明進化研究得很有成功，他們認爲文明的進步，是和生活形式平行的。這種人類心靈運用的進化，如保存于最低最下的地層中的手工製器，所反映的文化，即爲本文的題目。

在另一方面，兩個方向的進化的證據，是一樣的不完全，地質的記載像失了章篇的書籍，只存留零碎的頁，有時也有完全的頁的存在。人

類，特別是原始時代的，是不像動物界一樣地稠密的，地中海所存在的骨骼，爲數甚少，我們只能得着六七具不完全的骨骼，和二三十個利安得特爾人的殘骨，他們在數千百年前，是居於西歐的，再早的種或人種的實際材料，實在很少，關於最基本的猿人的智識——人類最早的人，我們所知道的也不過建築在兩塊骨和兩塊牙上；還有第三個以後發掘所得的牙。而海德爾堡人則根據於一塊顎上。

關於人類知智方面的遺留，沒有像上述的一樣稀少，因爲人在他的生命中，總能製造幾百或幾千個工具，如果牠們是石的，則更不容易消滅。骨骼在好的環境以下，也只可以保存數千年，所以發現每個真的人的化石，我們同時必得幾千個手製的器具。

根據上述的情形，文化的記載並不是牠的標本的不足，而是牠太不平均。石製物和金屬物則存在，而衣服，織物，皮革，編具，和木器等則消滅甚快，不能支持很久。最古的器具，被發現的很豐富，但用不堅的物質所造成的，則蕩然無有了。一片陶器，也可以指示編織物的形像。編織物和食具每發現于灰火殘跡中 炭或灰燼發現於袋或牀內，這很明白的指示火在那個時期，那個地方，已經知道保存；以此可以推知他們已知道管理和取火的方法。一個有孔的骨針，能推知其已曉縫紉而有衣服。雖能用此種方法，以推測史前文化，但還是有很多地方，不能知道呢。

關於古代社會的和宗教的了解，是極感不足的。愈遠所知愈少，而

全爲年代的黑幔所蒙蔽。這問題的困難，幾如和描述三四千萬年前泥盆紀時的有甲魚類智慧所達到的程度，或推測猿人的皮膚爲黑爲淺爲白一樣。我們只能對此種事件，加以猜度，從精密的比較，以謀發現間接的或部分的答案的指示；但最好不要把此種結論伸張太遠。想像在科學上的價值和牠在藝術及生活方面一樣的貴，但當牠和事實不相稱時，則不獨無益反來有害了。

仍然有時發現保存的事物，可以從合理的方面，推測人類當時非物質方面的生活，倘若人類的骨骼發現于殘灰中，則吾人有充分的理由，推信那時人類有食人肉的慘俗。如果史前人類的骨骼，其狀態亦若死時，則可以假定當時人類對於死者的處置，和禽獸相同。反之，若死者

的手的位置合攏，則可以相信當時人類已有進步，知道安置死屍。即死屍埋葬的制度，已有胚胎形。而那時社會的一切，也必略有規模。再後的時代所發現的屍體，其骨骼上留有紅色顏料，則可以確信當時已有彩色塗屍的風俗。因身體筋肉，雖久已無存，而紅色顏料，尚留于骨際。在此種情形之下，則死屍塗色的風俗，已成爲死者喪禮之一了。

石與金屬

人類存在的文化記載，約分爲二期。後者金屬應用；前者則以石製器。故吾人名前者爲石器期，後者則金屬期。此二大文化期的年代，極不相等，在亞洲和埃及，金屬的最初應用，當在紀元前四千年，歐洲

則爲三千年，——即五六千年。以前保守派的學者，他們承認石器期爲四五萬年，而其他學者估計爲二十五萬年。我們則取其中數，計爲十萬年，而爲金屬期的二十倍。當金屬期開始，而寫字的藝術和他種發明，也漸次產生，所以金屬期雖短，但對於人類的文化的貢獻極大，石器期進步很慢，相應的人類文化的進展，自然也分遲鈍，所以我們認爲文化的進步的趨勢是加速的，其進行愈近愈速。

金屬期又分作不同的期，計鐵器期開始於三千年以前，——即紀元前一千五百到一千年。在鐵期以前，則爲青銅期。在此期我們必先分別記着，在世界各部中，先用純銅，此後乃知銅鎔解後加入十分之一的錫，成爲較良的青銅，而變爲很好的物質。在過去的五千年，初爲銅

期，繼爲青銅期，最後才是鐵期。

舊石器期和新石器期

石器期除去牠可疑的開端，暫不申敘外，習慣上約分爲舊石器和新石器二期。此二期分割的標準，因舊石器的手工器製成，是用分裂方法；而新石器期的石器，則係由穿琢的磨光的工作製成。所以這兩個時期，時有又叫着爲細石期和磨光石期。

這差別現在已發覺其不可靠，舊石器的石器，尙無摩擦方法，其所以分石的方法，係擊的或壓的。至于說新石器期的石器，以磨光爲此期特點，亦不可靠。因爲石器的磨光，是新石期中期所發明，——不如

叫作完成新石器期——但新石期的早期，計佔全期的一半，而製器的方法，則依然是破裂的。故使新石器初期成立的特徵，是在一種與石無關的發明：陶器和弓。因為這種有大效力的工具的發明，使人類生活上加了新的色彩，此後又幾千年用石摩擦而製器的方法，才被應用。換言之，史前歷史學者對於形成新石器的意見，已經變更，他們已不再以石器的變化，用作此期的特點，所以他們當依據各時代的特點，而變更牠們的命名，不過此種變名的成立，尙需時日，因為現在新石器的名稱，已經用慣，改爲陶器期或弓期，則必發生誤解。並且關於古代文化的著作，也都是用新石器這個名詞。本文所講的各節，是完全關於舊石器期的。此期的石器，大半係碎裂的，至于關於新石器的一切和牠再分割爲

早期與完成期，則俟另文討論，我們所當注意的，是本文以下關於舊石期的述論。至于新石器，並非舊石期的對偶的或合理的完成，牠不過係一由外表而定的名稱，用以指示全部人類文化的新方向罷了。

還有一點，關連于兩種石器工作上的方法，每被認為包有心智的活動。一個普通的斧或臼，如果人能不畏麻煩，必很容易的把牠造成而無所苦，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雖對於石工毫無研究，但他如果有專門工具，他一定能造成好的器具。但如果他想用手製造一個碎裂方法而成的石器，即最簡單的形式，他必屢試屢敗，而不能成功，總而言之，用碎裂方法造最好形式的石器，其所需的手的靈敏，要比製摩擦的石器為多。以此，我們說碎石的方法為較早，則不無矛盾了。

但這個矛盾的論調，是表面的。單獨以技術上來講，一個好的碎裂工具，要比摩擦的難，但牠製造所需的時間則很短。一個粗的石器，可以在幾分鐘內作好；而一個精細的手工品，每需很長的時間去計劃，而造成則或者不到一小時。研磨摩擦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就是用鋼的工具，這方法也是很緩慢。並且在史前磨擦的物質，除石沙外，沒有再好的了；但這工作所需的時間過久，很可以使他們喪氣。每每一件石器，需要一個禮拜或幾日，他們有這耐心麼？這自然是那時的人所不能的。如果一個造石斧的人，在無事的時候，則我們可以想見這器具的完成，或經數月的時間。所以新石器期形式的石器的製成，需要忍耐和遠慮的高尚的精神。但是這種特質，比較的說，是為最初的原人所無的。他們